

## 内容简介

《从阿尔卑斯到罗马》是蒙古族作家、文学史家特·赛音巴雅尔的最新游记散文集。本书收录了他出访蒙古、斯里兰卡、新加坡、印度、俄罗斯、法国、瑞士、意大利等国,访问中国台湾,以及陪同印度作家代表团访北京、西安、郑州、云南时的所感所想,共计68篇。作者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,将异国他乡的历史文化、名胜古迹,访问过程中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,娓娓道来,亲切而生动。作品语言优美、朴实,具有很强的感染力,文字与图片结合的形式,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如临其境的美妙。

喝完早茶,给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打电话时,他的孩子告知:“去上班了,走了有20来分钟了。”再给机关打电话时,他的秘书告知:“刚进来拿走本书就去开会了!”

我和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,相识在去年。说来话就长了。

那是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。内蒙古军区历史学家、《成吉思汗史记》的作者赛熙亚乐同志到我家做客。在闲聊中,他问我:“赛音巴雅尔同志,你是否要参加今年8月30日到9月5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关于《蒙古秘史》国际学术讨论会?”当时我说道:“要开这个会议吗?我没接到通知,或许他们觉得我是搞写作的而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就不叫我出席喽。说真的,我曾经把《蒙古秘史》当作高等学校教材给学生上过课来着!”赛熙亚乐同志深感诧异:“你曾经当过老师?何时何地教授过《蒙古秘史》?”

我略加思索后,说道:“约于1956年冬或1957年春,我在内蒙古师范学院(今内蒙古师范大学)执教并给专科班上文章选讲课时,对那时刚出版的《蒙古秘史》怀着

# 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

□特·赛音巴雅尔

极为惊奇赞赏的心情去选讲某些章节的”。赛熙亚乐同志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:“哎呀,这么说来你或许在我国开了把《蒙古秘史》当成大专院校教材的先河哩!”说得八分认真,二分幽默。“当时我还年轻,才疏学浅,外加有关《蒙古秘史》的参考资料委实奇缺。而究竟怎么讲授的,又胡说了些什么,现在都记不起来了,想必谬误不少,甚至传为笑柄的东西也在所难免。”

“那倒没什么,但当时把它当成高等院校教材可不简单噢。回呼和浩特后,我一定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主管本次会议筹备工作的宝力高同志,你收到邀请书就去参加!”赛熙亚乐同志说了又说便握手告辞了。

不久,本次会议筹备组便给我发来了邀请书。我就起草了一篇关于《蒙古秘史》的文学性及其在整个蒙古文学的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的论文,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借此良机结识了世界诸多蒙古学专家,其中就有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团长、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、历史研究所所长、学者、作家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。

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年逾古稀,可以说是在出席本次会议的世界各国学者中最年长,在学识方面也最为出类拔萃的,因而,受到了与会者的敬重和钦佩,有人赠送自己写的书和论文当作了相见相识的纪念。我也不甘落伍,在一次会前,也向他赠送了自己写的几本诗歌集、散文集和主编的《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》。

转眼间,又过了几天。

关于《蒙古秘史》国际学术讨论会,虽是在呼和浩特召开的,实则旅游到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毛明安旗地百灵庙才告终。那一夜,会议闭幕宴会,主持宴会的那仁巴图同志搞突然袭击,冷不丁宣布“参加本次会议代表,来自北京的诗人、作家特·赛音巴雅尔同志向大家献歌”时,我虽感到惊讶,但不知是由于酒热攻心,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,没有踌躇犹豫便站了出来,清了清嗓子道:

百灵鸟婉转啁啾之地,

多国学者荟萃欢聚之时,

哈布图哈萨尔后裔接待宾客的盛宴,

与会全体代表高歌朗诵的大喜日子。

“我不会唱也得唱,并且不是用嗓子唱,而是用心去唱!”我说完,就唱了一首民歌。没承想,唱完刚落座,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就走到我身边,说道:

“我找过你好几次!”

“有事吗?”我问。

“我准备明早起程回国,走前想托付你给我办一件事。”

“托我办什么事?”我给他搬来了一把椅子。

“我们这次来你们国家,了解到不少事情,尤其你们的国家给我们出的书真多,但我们国家给你们出的书相比之下相当中。我读了你所馈赠的书——《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》,看来你不单了解内蒙古的蒙古族作家,也很了解其他省区的蒙古族作家。因此,希望你给我们编三本书如何?具体来说,就是《中国蒙古族诗歌集》《中国蒙古族散文集》《中国蒙古族小说集》。”

对于我来说,对这一委托一方面毫无思想准备,另一方面当时中蒙两国关系原来说为改善,但两党两国关系仍未正式恢复,稍不留神会引发各种嫌疑。可这几年我有了接待外宾的一些经验,便说:“我给选编后,你们能保证给出版吗?”以提问式做了答复。

“那当然,你给选编我们给出版。你筛选作品时,尽可能多选那些写和平、写爱情、写劳动和歌颂祖国、歌颂山水、歌颂美好东西的作品。”接着,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又问道,“你懂新蒙古文吗?”

“懂,30年前曾学过。”

“那就更好,你以新蒙古文给我们编吧,如用旧蒙古文编的话,到我们那儿就会发生译到新蒙古文的问题,怪麻烦的,会耽搁付印时间。”

回到北京,我把这事向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做了汇报,取得同意后,按照要求编好了那三本文集。因此,这次来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出访的又一项任务,是想了解这三本书的付梓成印进展情况。因此我到乌兰巴托的第二天,当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德·策德布接见我们并提出“你们在蒙古有没有需要见面的亲戚或朋友”时,我就率先告知“我有事想跟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见一面”,并从德·策德布那儿要了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住宅和办公的电话号码。

由于未得以和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通话,我们去参观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。馆长纳·查嘎齐女士,年约50来岁。从她那介绍图书馆情况的熟练程度,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态度和蔼、健谈风趣、知识面极广的人。相谈中,我们得知她是作家拉·图德布的爱人,故而兴许看在她爱人同分的分上,抑或在遵循馆内固有的规矩,她把我们领到了珍品储藏室。在那里,我见识了未曾在我国看到的《金瓶梅》蒙古译文版本。临告辞,纳·查嘎齐又把她爱人日前才出版的

纪实长篇小说《向革命报告》,馈赠了我一本。

下午5点,我们想看看乌兰巴托市内的情况,又想看看下班人员的精神风貌,而走出宾馆沿着柏油路向国家商场走去。乌兰巴托市的示意图上管这条大街叫和平大街,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平坦宽广。这里见不到骑自行车的人,公共汽车、小汽车往来如梭,国家干部、工厂工人、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的学生沿着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走得行色匆匆。见到此情此景,我不期然想起我的同学,蒙古族作家苏尔塔拉图在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出访演出的日子》一文中的描述:“在那些行人中,像数捻佛珠般矫情造作者几乎不见,一个昂首挺胸,男的头戴旱獭皮帽,身着呢子大氅、甩膀子迈大步时,女的用彩巾缠头或戴上绒线编织的帽子、外套红绿蓝黄等大衣、手挽手肩比肩地投足举步的样子,令人深感文明雅观。”不得不暗钦佩他那贴切真实的笔触了。正值此刻,迎面走来一位戴着眼镜、穿着蓝呢大衣的颇面熟的老者。我心想:“出国他乡还能见到熟人?人生还有这种巧合?抑或是他与我的熟人长相近似?”……这时,老者径直走过来低声问道:

“是赛音巴雅尔吧?”

噢,原来是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。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——我喜出望外,紧紧握着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的手一连声地问安颂康后,又向他道出了这几天打电话寻访的全部经过。

“我早晓得你来了,是德·策德布用电话通知的,可这几天因为参加在我国召开的世界蒙古学专家会议而比较忙。不过,明后天一定挤出时间去看望你的!”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一说完,我问道:

“先生,您这是去哪儿?何必这么以步代劳呢?”

“下班回家呢!”

“您是年事很高的作家、学者,又是领导,为什么不动用小车而以步代劳呢?”

“步行,一方面对个人有好处,通过步行可以解除一天开会的疲劳;另一方面对国家有利,可以节约汽油。”他笑了笑,答道。

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是年逾古稀的人,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、历史研究所所长、学者、作家,但他却如此朴素廉朴。刹那间,他那因年迈而稍显佝偻的身板,令人想到乌兰巴托市南耸立的博格达山峰!

(摘自《从阿尔卑斯到罗马》,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)

# 姚庄

口倪 康

有一个共同名称:下放户。

下放户有三类人:

一类是下放干部。他们响应毛主席“广大小干部下放劳动”的号召,志愿扎根农村干革命,实际上并不是,没有人是志愿者的,他们也不是什么干部,他们是中小学教师、医生、会计、采购员、办公室职员等等,之所以下放,或是本人有历史问题,或是家庭出身不好,或因配偶问题拖累下来,子女随迁,成为他们心头痛。这些人分散在各个大队,赶集在街上碰面,聚集在邮局门口,脑袋相抵,脖颈梗直,说话吐沫乱飞。他们很焦虑,下来前告诉过他们,带薪3个月,然后取消工资,转为农业户口,3个月后的大限之日看着就要到了。

一类是城镇居民。他们是木匠、瓦匠、配钥匙的、补锅的、箍桶的、破布烂棉花拿来卖的、拖板车的,街道小厂的,丈夫畏罪自杀的、父亲逃往台湾的,还有其他乱七八糟,不能尽述。他们不晓得为何下放,说法是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,他们忙得很,一早出去苦钱,天黑才能回家。他们一无权夺,二无反造,外面闹翻天,跟他们没有干系。忽然在某个场合,被人摁住了,几张大脸凑上来,给他们戴红花,然后就把他们弄到这里来。大脸们丢下他们,回去了。他们愣在这里,胡乱望着天,欲哭无泪,工作没有了,工资没有了,原来吃饭的家伙比如锯子啊、瓦刀啊、挑高粱的箩筐啊,统统没有用处,他们拿起镰刀、锄头,下地做活,收工回家,跟农民一样,喝山芋糊。

还有一类是地富反坏右分子,开除公职,押送下来。这是他们该受的,怪不得人,你是国民党残渣余孽,你是特务,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,一句话,你们是穷凶极恶的敌人。他们的脸色是灰的,目光像小鸡,赶集的人群中通常看不到他们,在街上转悠的,是他们的妻子儿女,活该倒霉,跟着下来当农民。

我家安置在姚庄大队。姚庄位于公社西北角,隔河是邻县,河叫砂砾河,水清澈,缓缓东流。这地方属黄淮冲积平原,沙土地,道路平直,路边栽柳树或杨树,长得直,不很粗壮。沙土地不积水,大

雨歇住,地面不粘脚,夏日赤脚走,有凉湿的爽快。田里土壤松软,做活累了,随躺随坐,站起来,拍拍屁股,就干净了。运输工具多为牛车、小推车、布兜子,没有担子。冬天比较冷,夏天不太热,没有蛇蝎,没有蜈蚣,苍蝇不算多,蚊子多,虱子多,虱子叮了会打摆子。粮食作物是小麦、玉米、水稻、山芋。麦苗绿似韭,小满三天看麦黄,瞬间一片金色。麦收过后,玉米已成青纱帐,这几年水稻增多,骆马湖水顺着大干渠,分流到小干渠,注入稻田,稻田平整如镜,小大姐一排排开,左手分秧,右手插,弯身下去,露出一段后腰。秧苗插下去,风吹一片绿,与江南水乡相差不远。

姚庄的水稻,产量不高,小麦也是,所以来面金贵,多为过节吃。平时口粮是玉米和山芋,玉米叫棒子,收下来磨成面,喝棒子糊,或者贴饼子,饼子不能多吃,多吃没有了。山芋贱,易种,产量高,家家挖窖存储,也晒山芋干,作为裹腹的主食。山芋吃法有多种,通常是煮山芋稀饭,下棒子面,就酸菜吃。做酸菜不放盐,硬是沤出来的,酸得牙牙。山芋干稀饭,嚼之寡味,但是抵饿,到底是硬食物。初收的山芋不甜,下霜以后,越吃越甜,过了冬天,脆而多汁,生吃赛果梨。庄人请客吃饭,摆八大碗,山芋也是菜肴。简单做法是炒山芋丝,放葱花炒,倒油小心,不能从瓶口倒,筷子头上裹布,往瓶中蘸一下,刷向锅底。炒熟的山芋丝,看相不错,入口木木,

差土豆丝好远。入口香是山芋饼,做法复杂些,把山芋切成厚片,上锅蒸熟,剖开夹肉,用面糊裹住,煎至两面金黄,食之味道极佳,只是难得享用。庄人喝酒,喝山芋干酒,如有山芋叶酒,即舍山芋干酒。山芋叶酒,苦味,剧辣,喝下去头疼,但价格便宜。喝酒亦讲究,用小锡壶装酒,壶嘴尖细,线条流入酒盅。酒盅极小,捏起来,嘴上一抿,很有趣味。

这个大队有10个生产队,各队庄子掩映在树林中,家家草屋,排列整齐或者不整齐,有齐人高的土围墙,屋后栽树,前面是菜地,门口有猪圈,猪一头,大小不等,猪脚用绳子拴住。推围墙门进去,左边或右边是钢屋,正面三间屋,堂屋不大,有矮桌一张,镰刀、锄头、锹、布兜子等,散乱在地面上,堂屋后墙不开窗,开窗会走财气,墙上光溜溜,不贴画,也没有主席像。东边屋子里放一张床,西边屋子里也放一张床,床上一团被子,垫着篾席,粗糙硬凉,篾席内,大人小孩光屁股睡,倒也习惯。

庄人以姚姓为主,来源不可考,前几年烧了谱牒,辈谱不再接续。此地民风古朴,大小孩不说脏话,不习惯称“同志”,有官职喊官职,无官职喊会计,见老师喊先生,喊老王不喊小王,喊小王就是小看人。骑车遇到人,跳下来招呼,再骑上去,不能骑着招呼。人走家门口,主人要说:吃过啦、来家啊、坐坐啊等等,不招呼是不对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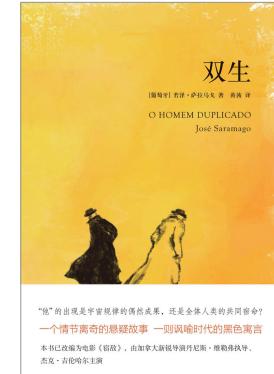
庄人口拙,不会讲大道理,没有爱队如家的想法,疾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,早已过去,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,所以劲头不足,下地走得慢,做活喜欢歇,互相攀比,多一锹不挖,多一镰不割,他们把充沛的精力和最好的肥料用在自留地上,这一小块地是他们自己的园地,他们不叫自留地,叫小园地。

(摘自《姚庄杂忆》,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)



## ▼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

### 《双生》



【葡萄牙】若泽·萨拉马戈 著  
黄茜 译  
2014年3月出版

一次偶然的观影,打破了历史教师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宁静的生活——他发现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此人在一部过时的三部电影里扮演旅馆接待员的角色,不仅相貌、身材、声音与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神似,连唇上的髭须、腿上的疤痕、手臂上的瘀伤也与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相同。此人到底是谁?失散的孪生兄弟、纯粹的生物学上的奇遇,抑或造物的流水线上诡谲的复制品?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不惊,立意高远飘逸,是一次历史的漫游,更是一次文化的苦旅。汉唐雄风在雪峰山谷间回响,金雕骏马在草原溪流上遨游。全书收入散文70篇,作者或以清新淡雅的文字、诗情画意的描写,让人领略唐布拉草原“天然长卷百里画廊”的秀丽壮美;或以周详的记事手法,记录历史人物和当地风土人情,笔力纵横,处处闪耀哲思和智慧;或以个人体验和感悟,写各民族文化风情,涉笔成趣,意味深长,使人身临其境。这本书更像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旅游地图,包揽了伊犁河谷、喀什河谷的山川地貌、历史传奇、民族音乐、饮食文化等。在这个散文天地里,屏蔽了大都市的喧嚣浮躁,抹去了红尘俗世的尔虞我诈和故弄玄虚,有的是碧水蓝天、雪峰云杉、物我两忘、宁静淡远。

### 《大美唐布拉》



鹏鸣 著  
2014年3月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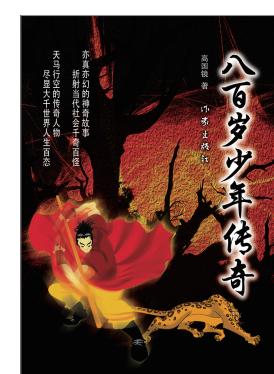
### 《陌生人》



吴玄 著  
2014年1月出版

《陌生人》是一部哲学小说。小说讲述了一段寻求安顿之所的旅程。在这个旅程中,人生虚妄,爱情只是一味灵药,故乡也化作一种遥望。当所有的希望终证实为幻想,一个人的自弃便就成了必然。《陌生人》写分裂时代中分裂的个体,写鱼不畏网畏鹈鹕。在这样一个分散的非集体时代,是否将自己摆在主流价值观的范畴其实无关紧要——实际上,人们都在寻求一个归宿,不断认同,不断依附,不断丢弃;翘首期望那永恒的居所,内心则因不得其途而焦虑不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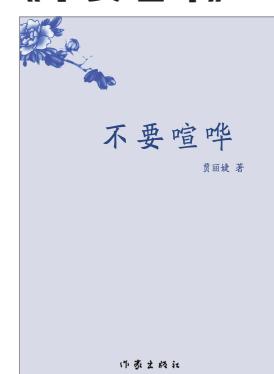
### 《八百岁少年传奇》



高国镇 著  
2013年12月出版

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千余载的长篇小说,虽为神话,却折射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,可谓一幅中国山村的变迁长卷。一个家族的秘史,凸显了几多光彩照人的英雄。书中的人物大多化作奇石,却也令人感动和回味。主人公老国与黑暗势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较量,可谓惊天动地泣鬼神。小说大胆想象,却又是现实版的拯救环境的交响乐。故事把诸多神话人物联系起来,于生动感人的细节和情节中,抒写了人的美好心灵,是一部歌颂生命和生态文明的文学作品。

### 《不要喧哗》



贾丽婕 著  
2014年1月出版

本书记录了一位16岁的中学生对文学和哲学最真实的认知。作者在生活的细节里探寻着淳朴的美和最初的情感,在安安静静的阅读中享受着与智者的对话。作品分为五个部分:“散文·独白”、“散文·对话”、“散文·行走”、“诗歌·朗诵”、“小说·荒谬